

月明地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月明地是说“有月亮的晚上”。现代人不说“月明地”。流行歌曲里只有《没有月亮的晚上》,气氛有一点“贼的抒情”,适合恋爱。

乡村月明地却明亮多了,意象干净。它与干草、农具、乡谣、儿童、欢乐有关。那样的晚上,对于我们不亚于现代的一场奢侈灯光舞会。

关于月明地,现在只剩下一片苍白。只能抄出童年记忆里的歌谣,是当年抄在发黄的《毛主席语录》的空白处:

月明地儿,明晃晃
推着小车去逃荒
前面走咧小花狗
后面跟着妮地娘

妮地娘,你别哭
前面就是小东屋
支上锅,打糊糊

喝咧小肚圆葫芦

关于“月明地”的民谣,还有第二首:

月明地儿,黄巴巴
爹织布,娘纺花
小小这时要吃妈
买个烧饼哄哄他

爹一口,娘一口
咬住小手指头
爹也吹,娘也吹
吹得小小一脸灰
爹也擦,娘也擦
擦了一脸黑锅巴

这是我所接受的关于“月亮文化”的教育,属乡土系列教材。

两首童谣远得让我伸手也触及不到,好像两副风雨中飘摇的蓑衣,挂在大河那岸。在月明地里,一片迷茫。且月光干净如一双布鞋。



看戏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我总疑心开场锣鼓就如说书或口技起始前的醒木,一拍之下,便提点台下兀自嗑瓜子闲聊牵肩缩背目光涣散的那起观众——戏,开始了。

祖父到老年爱看黄梅戏,我是他的跟屁虫,就随着一起看。最早看的是《劈棺惊梦》,那年我十岁,知道扮田氏的演员叫马兰,祖父天天与父母聊她。我几乎以为她是和我们很亲近的人,近到像远房亲戚,虽见不着,隐约还有一丝血脉连着。马兰将田氏开初的端然娴静,试妻里的愈进还退,劈棺时的幽怨纠结,以至于惊梦后的凄绝,唱得情切婉转。她似乎果真与我们连着一根,直叫我看得惊心动魄,觉得连身心顿也没处顿了,只恨庄子这个小老儿虚伪狠毒。黄梅腔软而不腻,竟也可将此诸多情绪一一唱出。

黄梅戏总过于民间了,是山间地头行走的小村姑,朴实而娇俏。昆曲得算大家闺秀,并非一开初就系出名门,只因了几百年文化的浸染,才显现出“家学渊源”。

家乡郴州是一座湘南小城,却有一个昆剧团,唱湘昆,大约入了湘楚之地,昆曲也带了湘音。念初一时,剧团根据秦少游羁旅郴州的故事改编了一出《雾

失楼台》。我就坐在戏台下,怔怔地看,精美的舞台,演员咿咿呀呀地唱,比电视里的黄梅戏更有许多迷梦一样的幻境。戏里郴州旅舍和桃花居的布景,分明就是我们每天一拐脚就去了再熟悉不过的地儿。上了妆一袭青布衣的秦少游,两个颧骨处晕开的酡红,倒与他唱《踏莎行》时的悲戚有些无法相糅合。

回家我饶有兴致地同祖父聊昆曲,说戏里老妇念白“顷刻的”跟我们老郴州话一样。祖父不以为意,说他看得多了,早年间郴州城里有四家戏园子。隔了很多年,祖父走了。湘昆起起落落,一切盛衰似乎都与我们这城中的人无干,我也再不曾看过昆曲。

经年后的一次饭局,我结识了湘昆名旦雷玲,第一次亲眼见一个女人美到无法言说,眉梢眼角里都流出风来。我在她跟前自然是丑丫头一个,饶是这样,我亦扬头自矜着。席间她唱了一段《游园惊梦》,我于是爱了她。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为昆曲而生,即使不装扮,一开腔就是杜丽娘,让人魂也跟去了。我开始屁颠屁颠地追着雷玲看昆曲,展演也看,排练也看。湘昆的小剧场像旧时大户人家

的戏台,只一大家子亲亲热热坐着,吃着时令果蔬点几出喜欢的戏,悠哉悠哉。

昆曲唱词简直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文字,句句摇曳生姿,配上雷玲的风流模样,真真叫人爱煞了的舍不得。雷玲一身小桃红的装扮,拈一柄折扇唱“闲凝眄生生燕语明如剪,听听莺声溜的圆”,简直是噙珠吐玉,一派莺声婉转。她扮崔莺莺更娇媚,临去秋波那一转,直可以让我也灵魂儿飞上半天。雷玲的眼风几可伐人,全无需千军万马,檀板慢拍中便呼喇喇倒了一片。《西厢记》的唱词也俏生生的,如炎夏里啖冰瓜雪藕,倍脆爽。《锁麟囊》里又有一番别样的激越,一收一放间飞白酣畅,正该是薛湘灵的亮丽。

别于黄梅戏和昆曲的阴柔,有两种戏曲倒是刚性十足,豫剧和秦腔。“刘大哥讲话里太偏……谁说女子不如男……”豫剧是连女子都可唱得豪迈如壮士。秦腔更一味高亢,声音大开阖,吼出来像破锣嗓子。有年冬天在后海一个胡同口,见一位年老耆者捧着三弦坐在地上唱老腔,泼辣辣的扯着嗓子吼。零下七八度的夜气里,他的盲眼凹陷,长而腌臢的须发在朔风里散乱着,那样奔放豪迈的腔调竟更助了悲苦。我看了一阵,凄惶得不行,扔下几十块钱逃也似的遁了。次年再去,他还在,老腔孱弱了许多,更凄惶了。

落一点铜和铁的锈才好吧,那种沉重和斑驳,是时间的锈迹,是苦难的血迹。那样的笔墨,提不动。

我独坐在深秋乡野的荷塘边,身边芦苇萧瑟,菰蒲枯黄。我眼前的荷叶,它们垂首静立在水中,在夕光里,以枯萎凋零,自度这剩下的光阴。曾经那宽大的叶,像一支贪婪的手掌,向上,向上,要阳光,要雨露,要微风,要花香,要万人的赏识,要世间的赞誉。现在,手掌收拢,放下。

秋荷是水上的行者。从荷钱小小,走到青枝嫩叶、花开婀娜,走到此刻。

我是岸上的行者。我面对秋荷,像面对将老的自己。

石涛有一首题墨荷的诗:墨团团里黑团团,墨黑丛中花叶宽。试看笔从烟里过,波澜转处不须完。说的是作画理论,细想,又有人生之理。人生,活得太实,总归是笨拙昏沉的。空阔广大的地方,从来人影清冷寂寥。石涛作此诗时,正是一个身着领袈裟的僧人。

而我眼前,一杆杆秋荷,挑着低垂萎缩的荷叶,正像举着一领赭色的袈裟。

能一日一日,寂静无怨地老下去,也是一种慈悲吧。

秋荷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我见过月下的荷塘,在初冬,静如古寺。

在月光下,在瓷片似的一面浅水里,那些老了的秋荷,茎秆断折向水,仿佛化作了拐杖。那些被秋风还没有完全收尽的老荷,稀疏的,伶仃的,拄杖扶拐地低头回去了。

它们要回到水面之下,回到淤泥里,回到已经过往的那个春天里……来年的荷塘上,是又一春一夏的新荷。

少年时,月下行路,路过秋冬时节的荷塘,我心里有怯惧。总觉得荷塘上有缥缈的啜泣,有隐约的叹息。残荷老尽,连听听枯荷雨声也不能够了。

那是水上的一座废墟。

可是,人到中年,赏过了春天的新荷出水,赏过了夏天的翠盖翻卷和红荷映日,到了深秋,最想在一池的枯荷老荷边坐坐。一个人坐坐。这样独坐的时光,简直像是生命之中的一处虚笔。

前半生,读书求学,结婚生子,事业求索,空间拓展,一桩接一桩,一笔接一笔,落得太密了。所以,后半生,我愿意缓下来,不那么急,多一点无为的留白时光,给自己。

这是最寂静的荷了。向虚而生。蛙鸣阵阵,夏虫唧唧,采莲人的笑语喧哗,这些荷塘的热闹,现在全都退场。现在的荷塘,每日都在删减,每日都有告别,进入了一年如烟水茫茫的虚笔章节,预备着一冬的留白。

看过许多幅题为“十万残荷”的水墨画。不知道第一个取这画题的人是谁,实在是个手段凶狠的画题,极尽悲壮,极尽萧然,极尽惨烈。十万残荷,残荷十万,想象那荷叶在暮霭里,在月光下,集体赴死,集体阵亡,只留下一个追思的现场。所有枝叶,都身着黑衣,垂眉低首,为永不返青的生命默哀。

每次在“十万残荷”的画前,心都会有一种钝痛。我常想,能一笔一笔画下十万残荷的人,该是男人吧。大约只有一个阅过风霜历过劫难的男人,才会有结实的内心,才会在一叶又一叶的颓败面前落得下去笔墨。才能够从容向晚,静默向寒,才有胆气向枯败之境挺进。

年轻人画不好十万残荷,小女子也画不好十万残荷。画残荷的墨里,该要